

● 聂建长

坟里的咳嗽声



长江文艺出版社

坟墓里的咳嗽声

聂建长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半山坡上背阴地，草萋林密，古墓荒坟垒集。月黑夜，“咳！咳！”“咳！咳！”坟墓里发出瘆人的咳嗽声。人乎？鬼乎？非人非鬼乎？作者的笔下，你看到，每日必死一回的人；你看到，099号娃娃鱼猝死背后的秘密；你看到，一只暗红色桃木烟斗酿成的荒唐奇案，狗肉宴上的趣事逸闻，金童玉女美妙的婚恋，更有那俏丽的姑娘叶丁香误食迷幻药而赤身裸体翩翩起舞令人颤心的情景……在这里，真善美放射出璀璨的光华，假恶丑受到无情的鞭笞，展卷把玩之余，你不禁会由衷地击节感叹：哦，原来这也是生活！

本书结构严谨，语言质朴而清丽，故事情节出人意外而又每每在情理之中，给人以情感上的愉悦和思想上的启迪。

坟墓里的咳嗽声

聂 建 长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25印张 110 000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4—0024—8/I·23

统一书号：10107·523 定价：0.90元

印数：1—80 000

目 录

面糊糊住铁杆杆	1
赵乡长巧拆土地庙	8
金童玉女	13
小串儿赶集	18
黑财	25
小迟卖衣	29
半山腰上一尊神	33
被搜查的作家	38
不能入谱的人物	40
倪司令巧摆狗肉宴	45
酒	50
099号娃娃鱼之死	53
汤姆奇案	59
追寻狮毛狗	66
圣地卫士	74
坟墓里的咳嗽声	83
“花花公子”吃粥	92
每日必死一回的人	97

冯玉祥借花献佛	100
套猴	103
审猴	112
“手扎”沉浮录	117
后记	164

面糊糊住铁杆杆

富田乡上富村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姓康名乐，是个凡事蔫蔫糊糊的和事佬，村里人给他取了个绰号：面糊糊。

距离上富村七八里的下富村也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姓牟名利仁，是个见利忘义、一毛不拔的贪财汉，村里人给他取了个绰号：铁杆杆。

说来也巧，面糊糊的小儿子满满相中了铁杆杆的小女儿满妹子，经过父母点头，就定下了终身。面糊糊和铁杆杆就成了亲家公。眼下已经到了晚稻收割季节，等到人寿年丰、杀猪宰羊过春节的时候，两家就要为儿女们举办婚礼了。

这两个亲家，虽不想把儿女的婚事办得太铺张，但钱总得要花的，热闹总得热闹热闹的。因此，他们目标一致，都在暗暗攒劲，积攒财力了。

晚稻开镰收割前的一天夜晚，面糊糊睡到后半夜，怎么也睡不着了，想转到他家承包的“刀把子”田里去，看看那儿的晚稻黄熟了没，能不能提前一天从那里开镰。于是，面糊糊披衣出门，趁着朦胧月色，把两手反背到身后，一边缩着鼻子闻那田野里的稻香，一边晃晃悠悠地观赏着模糊的景色往前走。当他拐个弯，快走近“刀把子”田边的时候，突然他恍恍惚惚看到前面有个黑影！他吓了一跳，忙把身子退回到路边树荫下，再仔细一看，见一个人猫着腰，“哗，”往鱼塘里撒出一团东

西。面糊糊明白了，这里在撒网偷鱼哩！他知道，这口大池塘，是社员康世和承包的养鱼塘。今天下午康世和的妻子突然得了盲肠炎，康世和连夜用板车送他妻子到县医院开刀去了，家里只剩下个十三岁的儿子，这会儿怕是睡着了。看看，这不叫趁火打劫吗？在人家遇难的时候干这种缺德的事，这不是没有良心么？面糊糊想到这里，忽然转了念头：更深夜半的，我要出面多张嘴巴，那人听还好，如若不听，反咬一口，把我说成是他的同伙，怎么办？嗨，莫不是半夜里碰上鬼啊！少沾惹事非，回家关门睡觉去。

面糊糊刚要转身，却见那人收起了网，提起满网活蹦乱跳的鱼，慌慌张张一跼一拐地向塘边的一棵老水柳树走去。啊，天哪！这人竟是亲家铁杆杆！

面糊糊不再转身了，他悄悄地走了过去，轻声喊道：“亲家，莫躲了，我是面糊糊。”

铁杆杆从老水柳树背后转出来，沙哑着嗓子小声说：“吓死我了！亲家，你这时候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面糊糊慢慢腾腾地蹲下身来：“你咋下这个手呀？”

铁杆杆也蹲下身来，几乎与面糊糊脑门顶脑门地说：“哎哟哟，我的天！‘人无横财不富’，他康世和承包这口鱼塘，去年头一年抓的票子就盖起了新房子，肥得流油啦！我撒他两网，不够他手指缝里露出的一点点！”

面糊糊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亲家公，有钱难买个好名声啊！”

“嘿嘿！今晚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要你面糊糊不说，怕他鬼才晓得呢！”

面糊糊把脸一扬，蔫笑道：“要是我偏张扬张扬呢？”



“你疯了？！”铁杆杆一下站起身来，马上又弓下腰，象山羊抵角样地把头伸到面糊糊眼前，“不看土地还看山神呐！我要不是为了给满妹子陪嫁，犯得着吗？”

面糊糊也慢慢站起身，走到老水柳树边，又蹲下身来，翻着放在浅水里的两个大鱼篓说：“嗨嗨，弄了百把斤鱼啦，亲家公，听我一回劝，把鱼放回塘里算了。”

“你敢动！”铁杆杆一踮一拐地扑过来，恶声恶气地说，“你今晚上不面糊糊，明天我就上门退彩礼！要不，闹起来我也不怕：让你不吃鱼也沾一手腥！”

面糊糊两手一抱，一屁股在树根边坐了下来。

铁杆杆见面糊糊粘糊上了，到底心虚，只好妥协说，不再下网了，但已打上的这百把斤鱼，得让他挑走。面糊糊到底是个和事佬，在树根边蔫糊了一阵子，算是同意了铁杆杆的要求。他从树根处站起来，叹着气先走了。

过了半个多月，“双抢”大忙高潮已过，收成很好，面糊糊一高兴，打死了自家喂的一条大黄狗，摆了狗肉宴，客人却只请了亲家公铁杆杆一个人。

铁杆杆喜滋滋地应邀前来赴宴，笑眯眯地坐了上首，主人面糊糊坐在下首作陪。桌子上放了一只小土炉子，沙锅里狗肉嫩得喷出香气。两人举起酒杯，刚刚把一个“吃”字说出口，突然“邦邦”有人敲门！宾主同时扭头一看，哟，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养鱼专业户康世和父子！面糊糊忙拱手让坐，铁杆杆只假装不认识康氏父子，坐着纹丝不动。

康世和父子并不客气，在酒桌边打横坐下来。康世和先对面糊糊说声“叨扰”，便把脸转向了铁杆杆，点头笑道：“只怕我有眼不识泰山，这位莫不是下富村有名的铁杆杆老哥么？”

铁杆杆暗自一惊，没吭声。

康世和把两手一拱，欠身道：“铁杆杆老哥，我本当到您府上道谢的，想不到在面糊哥这里见面了！我还没当面谢谢您在我爱人住院开刀那天，替我打了那百十来斤鱼卖呢！”

铁杆杆又是一惊，惊得手一抖，把面前满满一杯酒碰倒了，酒撒了一桌子。他乱摇着手说：“怪事！你这位老弟我们并无相交，怎么说起卖鱼卖虾的话来了？！”

康世和一听，顿时拉下脸，冷冷一笑，说：“何必还装糊涂！我把话明说了吧：你卖我那百把斤鱼的事，我们是文解呢还是武结？”

面糊糊斟满一杯酒，放到康世和面前，憨笑着说：“好说！好说！那么，世和老弟，这文解怎么着？”

康世和说：“把卖的鱼钱，如数归还我，我也永不张扬，只当没有过这事一般，我们就在你面糊哥家里，文文静静地和解拉倒。这是文解。”

“好，好！”面糊糊笑容满面，“那么，世和老弟，武结呢？”

康世和说：“现在有了乡政府，就请铁杆杆老兄随我去一趟乡政府！这破坏、坑害专业户的罪名，是可大可小的哩！”

“好，好！”面糊糊连连点头，把脸转向铁杆杆，眨巴着眼睛问，“你看呢？是文解还是武结？”

老于世故的铁杆杆，算得是农村中的厉害角色，他怎肯就此服输？便拍着桌子冷笑道：“俗话说，‘捉奸拿双，捉贼拿赃’，红口白牙，你康世和含血喷人，我难道好欺负么？！”

“赃证自然是有的！”康世和向儿子递个眼色。他儿子猛地从腰间抽出一只破旧的解放鞋来。翻过鞋底一看，鞋后跟

磨穿了，前掌的胶底纹路还清晰可见，并无多少磨损。显然，这是踮脚走路的瘸腿人穿用的鞋子。康世和说：“那天傍黑，我拉着板车送爱人去县医院，经过下富村你铁杆杆家门口时，还停下车来给爱人讨过一口水喝。你铁杆杆虽然当时没照面，可知道我家里没大人了，就趁机在后半夜到鱼塘来撒网，刚好被我起夜的儿子看见了。他绕到老柳树下想看个究竟，正好那里放着一双鞋，就拿了一只。”

“好，好！这些都不说了！喝酒！喝酒！”面糊糊把铁杆杆碰倒的酒杯放好，又斟满了酒，笑嘻嘻地向两个人举起了杯子。

“慢着！面糊哥，你今天可不兴再面糊，这‘都不说了’是什么意思呢？”康世和伸手拦住了面糊糊。

面糊糊嘿嘿一笑，对康世和说：“今天我不面糊，我讲‘都不说了’，就是你讲的那个‘文解’嘛！”

“怎么样，铁杆杆老哥！”康世和朝铁杆杆举起了酒杯，“干了它？！”

“干！”铁杆杆喉咙里咕咚一句，勉强把酒杯举了起来。

这事儿就这么“文解”了。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到了吹吹打打给满满和满妹子办喜事的这一天了。晚上，从酒席上下来的面糊糊和铁杆杆，隔着炉火又把头凑到了一起。铁杆杆打着酒嗝说：“老家伙！有桩事情我一直在默神：那天晚上，康世和那十几岁的儿子，怎么刚好在后半夜起来？我的鞋怎么偏偏给他拿去一只？那百十斤鱼的数目字，康世和怎么象经他过了秤一样的清楚？莫不是你从中捣了我的鬼？”

面糊糊平素很少喝酒，今天高兴被人多灌了几杯，这时酒意发作，摇晃着一张象关公一样的红脸膛，打着哈哈说，

“亏你今天明白过来了，你把新儿媳妇给我送上门来了，我再不怕你退彩礼啦！告诉你吧，那只鞋是我捡了交给康世和的，那天的狗肉宴，是我特意给你摆下的‘鸿门宴’！别人都说你铁杆杆厉害，我面糊糊无能，哪晓得，这回我面糊糊算是糊住你这铁杆杆啦！”

赵乡长巧拆土地庙

上卧牛、中卧牛、下卧牛是三个相邻的自然村，都划归新建立的金牛乡管辖。眼看金牛乡一个大丰收的金秋忙季过去了，人们清闲下来。这是十月小阳春的一个暖和的傍晚，上卧牛村的张少武，中卧牛村的王福田，下卧牛村的李玉堂，他们三位都突如其来地同时接到了乡长赵虎城请他们去自己家里赴宴的请帖。赵乡长要请客，请的又是这三位，真是奇闻怪事一桩！这一来，三个村子里端碗吃饭的时候，乡亲们凑到一起，纷纷猜测、议论起这件新鲜事来：被邀请的这三位都是普通农民，与赵乡长并不沾亲带故，又没听说赵乡长家有红、白喜事，凭白无故，请的什么客呢？再说，赵乡长如果真要请客，上至县委书记、县长，下至县、乡劳动模范、冒尖户、计划生育积极分子，嘿呀呀，该有多少高朋贵客好请呢！为什么偏偏来请这三位普普通通、老实巴脚的平头老百姓？！

被邀请的张、王、李这三位呢？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个比一个更糊涂。照说，承乡长的情，大摇大摆地去当乡长的座上宾，这原是一件让人脸上添光彩的事情，可是，他们三位却是惊多于喜，都感觉有点为难。看来，不去是不行的。于是你磨磨，我蹭蹭，左顾顾，右盼盼，大家都犹疑了一阵子。最后，又终于都下了决心。他们在三条小路

的岔路口“凑巧”碰到一起啦。三个赴宴的人打个照面后，彼此打量着：穿戴都换了装，崭新的衣服，干净的鞋袜，都有点作客的派头；可是一看脸，都是满面狐疑，眉心各挂一把小锁。谁也不用问了。心里没底呵！于是三人一路上合计起来：不论乡长因什么请客，我们总不能光带一张嘴巴去白吃白喝吧？要不要送点礼物？张少武有点担心，说赵乡长是最讨厌送礼拉关系那一套的；王福田说，还不晓得人家是娶媳妇，还是生儿呢，这礼想送也没法送呀；李玉堂说，要么，我们只好“先宾后礼”，等我们吃了席，弄清是什么名堂了，再来补礼罗。张、王二位一听先宾后礼，先是摇头，细细一想，觉得这办法也好。最后，三人都同意先硬着头皮进门再观风向。

且说他们三人，直到中午时分才慢慢捱到了赵乡长的门口。赵乡长是位三十几岁的壮实汉子，一见三位来到，便急忙迎了出来，把客人让进屋里。他们坐下定睛一看，只见席面上，四只酒杯、四双筷子已经摆好，解腻醒酒的两碟子酸辣泡菜也上了桌；接着，赵乡长的爱人三梅又把一盆热烘烘的油炸“斋菜”放到了桌子当中。这种蔬菜沾面粉浆下油锅炸熟的“斋菜”，香脆鲜软，当地人是挺爱吃的。坐在下首的赵乡长起身举杯道：“今天把你们三位请来，素菜薄酒，不成敬意！我是在金牛乡长大的，工资收入不多，这你们是知根底的。没有大鱼大肉，包涵包涵吧。今天这炸‘斋菜’的油，是我爱人种的油菜籽打的。菜是自家菜园里割的。面粉是地里长的小麦碾的。酒是三梅她娘家自己开锅煮的。我正好借花献佛。来，干杯！”

三位客人接到命令似的一齐把酒杯举了起来；他们更纳闷了：这素菜薄酒，算是摆的一桌什么宴席呢？

“嗨，别光举着杯子，干呀！来来来，吃‘斋菜’，趁热！”

赵乡长一仰脖子，“吱”地干了自己的一杯酒；放下酒杯，又忙着给三位客人挟菜。

香酥鲜软的“斋菜”送进了三张嘴。张少武比王、李二位年长几岁，咳嗽一声先开口了：“古话说‘无功不受禄’，我们三个今天算是把乡长破费、打搅了；可是，赵乡长！不怕您笑话，我们光胡吃闷喝，还不明白今天喝的这叫什么酒哪！”

赵乡长含笑举起酒杯：“是辞行酒啊！”

辞行酒？！三个人同时一惊，王福田问：“怎么！赵乡长是调动呢？还是高升呢？”

“不是调动，更不是高升。”赵乡长摇摇头说，“我准备向县政府打报告辞职。”

辞职？！三个人更是一惊，乱摇着手说，您赵乡长是大家选的，上任才半年，哪有现今辞职的道理呢？

赵乡长说，正因为我是大家选举的干部，如果我的工作没做好，群众对我有意见，我就应该主动辞职。

“没良心呢！”李玉堂发狠地说，“未必会有哪个黑良心的群众，会对您赵乡长这么好的干部有意见！”

赵乡长苦笑一下，推心置腹地小声说：“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有人早把我这个小小的乡长撇到一边，另请高明啦！”

会有这种事？三个人交换个眼色，不约而同地问：“有谁另请哪一位高明啦？”

“土地爷呀！您们没看见吗，上卧牛，中卧牛，下卧牛三个村子里，一村立起了一座小小的土地庙，里面还真供上了土地爷、土地奶奶呢！”赵乡长诉苦似地说，“前两天我从地区党校学习回来，一见这新立的三座土地庙，我就明白了，这是批评我工作没做好，群众对我有意见，要我辞职下台的表

示哩！”

三人一听，惊得目瞪口呆。

赵乡长说：“把你们三位请来，一是想当面听取你们的批评；二是想请你们访一访，看立土地庙的群众还有哪些意见？”

三人面面相觑，出了一身冷汗。

赵乡长诚恳地接着说：“有意见尽管当面批评好了，论年纪论辈份，你们都是我的长辈哪！”

张少武是个急性人，涨红脸结结巴巴地说，上卧牛村的土地庙是他立起来的，他见这几年村子里风调雨顺，人寿年丰，希望好景能长，富足有余，才立了土地庙，并不是对赵乡长有意见。

赵乡长说，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对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优越性乡政府宣传不深入，才使人对农村治穷致富的力量从哪里来，认识得不很清楚。作为乡长，他有责任。

王福田扭扭屁股，不好意思地说，他的独生的孙子犯了“土神”，成天爱抓泥巴吃，他才在中卧牛村立了土地庙。可是，孩子的病还是不见好，昨天送县医院住院去了。

赵乡长关切地说，孩子怕是肚里有寄生虫才抓土吃的。前一段时间乡政府对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和农村的粪便管理，是有所忽视……

赵乡长的话没说完，李玉堂磨磨蹭蹭地起身要“先走一步”。张、王二位有点奇怪，问他为何要先走？李玉堂尴尬地笑笑说，前些天他家建新屋时，有人说地基风水不好，他就在屋当头立了上卧牛村的小土地庙，现在得回去拆庙啊！

张、王二位点头赞许，忙起来，也要赶回去拆小土地庙。赵乡长却把手一拦，拦住三位复又在酒桌边坐下来，直到很

晚很晚，他们才离了酒桌。

第二天，别人问他们怎么宴席散得那么晚？三位都笑嘻嘻地回答说，赵乡长硬是要留下他们讨论他起草的全乡精神文明建设大计呢！大家越谈越起劲，越谈越具体，不要费点时间吗？